

---

北 平 录  
明 · 无名氏

---

## ●北平录

洪武元年秋七月，征虏大将军徐达、副将军常遇春会诸将于临清，率马步舟师进至通州。元主闻报大惧，集三宫后妃、太子同议，避兵北行。诏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，庆童为左丞相，同守京城。夜半，开建德门出奔上都。达等至齐化门外，一鼓而克全城。时上都恃红萝山为藩，红萝山恃上都为援，皆不设备。常遇春使人觇知之，即以锐骑衔枚，具十日粮，昼夜兼行。八月，破红萝山及上都。元主遂遁去沙漠，驻应昌府。冬十月，捷至，诏改大都为北平府。

二年，故元将扩廓帖木儿以兵犯兰州。时元臣拥兵者皆次第降附，惟扩廓帖木儿乘大军之还，复乌合其众，时为西北边患。自以家世封王，故又名王保保。

三年春正月，复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，李文忠为左副将军，冯国胜为右副将军，及邓愈、汤和等征沙漠。上问诸将曰：“元主迟留塞外，王保保近以孤军犯我兰州，其志欲侥幸尺寸之利，不灭不已。今命卿等出师，则当何先？”诸将皆曰：“王保保之寇边者，以元主犹

---

---

在也。若以师直取元主，则保保失势，可不战而降也。”上曰：“王保保方以兵临边，今舍彼而取元主，是忘近而趋远，失缓急之宜，非计之善者。吾意欲分兵为二道，一令大将军自潼关出，捣定西，以取王保保，一令左副将军出居庸，入沙漠，以追元主，使其彼此自救，不暇应援。况元主远去沙漠，不意吾师之至，取之必矣。事有一举两得者，此是也。”诸将皆悦服受命。

夏四月，徐达等兵至兰州，王保保时已引去，达等乃追至定西，大败其众，斩首无算。王保保遂弃城走漠北。

五月，李文忠等兵至应昌。元主前一月已殂，其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仅以数骑北奔，乃获其皇孙买的里八剌及其后妃、宝册等物，悉送京师。

六月，捷至。中书省上言，宜献俘太庙，上以帝皇之后，有所不忍，止令其具本俗服见。至日，上服皮弁御奉天殿，百官具朝服侍班。侍仪使引见，行五拜礼。见皇太子，行四拜礼。后妃朝坤宁宫，命妇具冠服侍班。礼毕，俱赐以中国冠服，并给第宅廩饩。封买

---

---

的里八剌为崇礼侯，诰曰：“昔帝王之有天下，必封前代之子孙，使作宾王家，其来尚矣。元失其政，四海纷争，朕以武功，削平群雄，混一区宇，为天下主，而买的里八剌实为元之宗孙。比者遣将北征，尔祖已殂。既克应昌，尔乃来归。朕念帝王之后，稽古制，锡以侯封。尔其夙夜恭慎，称朕优礼之意。”以元主不战而奔，克顺天命，今殂，特谥曰顺帝。且以后妃不能耐暑，况北狄但知食肉饮酪，敕中书省臣务使其饮食居第适宜。若其欲归，当遣还沙漠。

冬十一月，徐达、李文忠师还，至龙江，上亲出劳于江上。达等奉车驾还宫。越明日，乃率诸将各上《平沙漠表》。达表曰：“乾坤宣五德之运，历数在于一人。帝王开万世之基，功业超于百代。干戈载戢，文轨既同。钦唯皇帝陛下圣神合德，文武成能，天命所归，人心攸戴。拯黎民于涂炭，沛霖雨于焦枯。奋六师而江汉奠安，扬九伐而荆蛮底定。旋收淮甸，遂略中原。齐鲁十二之山河，兼甸俱下，幽蓟百年之腥秽，一旦廓清。既驱毡毳之群，遂复衣冠之治。何我师之奏

---

---

凯，而彼孽之再萌。掎凶鞠顽，敢寇攘于边鄙，乘间抵隙，乃贼害于忠良。峰蚕之毒，岂可复遗，熊罴之师，恶容不举。臣等是用，只承明诏，恭行天诛。爰以今年四月之中，师至定西之北，逼虏营而筑垒，出峪口以陈兵。将校怀敌忾之心，士卒愤超乘之勇。霆驱电掣，渠魁弃甲而遁逃，兽骇禽惊，虏众望风而降附。吐蕃抱罕之列阵，无不土崩，忙忽高昌之群酋，悉皆面缚。山川为之辉震，草木为之昭苏。壶浆之迎，无思不服，幅员之广，有德必归。臣等仰遵庙算之成，幸获大勋之集。治平有象，适遭千载之期，功德难名，愿祝万年之寿。”文忠表曰：“乾坤大一统，群生荷覆载之恩，日月丽中天，万国仰照临之德。诞敷文教，而治具毕张，继扬武威，而妖氛顿息。臣民忻戴，海宇腾欢。钦唯皇帝陛下，卓冠群伦，茂膺景远。皇图启祚，粤申命之自天，历数在躬，遂化家而为国。拯生民之垫溺，救乱世之动勦，大钧播而品物亨，皇极建而彝伦叙。凡有血气，莫不尊亲。惟彼残胡，敢行肆毒，窃乘间隙，侵犯边陲。赫怒皇心，用加天讨。爰声罪而致伐

---

---

，乃鞠旅以陈师。臣文忠赋质庸愚，托属外戚。忝受副将之寄，惭无赞画之能。拜命阙庭，俾率熊罴之众，总戎行阵，誓空胡马之群。前度关而兴和之将即降，后出塞而驼山之兵旋衄。进开平乘破竹之势，克应昌奋覆巢之威。皇孙后妃，两宫之贵人俱获，玉玺金册，历代之重器全收。皇风远被于遐荒，胡运竟终于此日。凡兹勋庸之建，岂因臣下之能兹，盖伏遇皇帝陛下广运如天，宏谟盖世，明见万里之外，遂成千载之功。东日窟而西月底，莫非王土，南炎荒而北翰海，共惟帝臣。一统太平，万年悠久。”是日，礼成，达等退自西阶。皇太子、亲王及文武百官各上表贺。

次日，上躬诣郊庙，大告武成。命大都督府、兵部录上诸将功绩，吏部定勋爵，户部备赏物，礼部定礼仪，翰林院撰制诰，以封功臣。

又次日，上御奉天殿。皇太子、亲王侍，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于丹陛左右。上召诸将谕之，其略曰：“汝等其听：朕今日定封行赏，非出己私，皆仿古先帝王之典，筹之二年，以征讨未暇，故至今日。思昔创业之初

---

---

，天下扰乱，群雄并起。当时有心于建功立业者，往往无法以驭下，故皆无成。朕本无意天下，今日成此大业，有非人力之所致，是皆天地神明之眷祐。然自起兵以来，诸将从朕，被坚执锐，以征讨四方，战胜攻取，其功何可忘哉！是用报以爵赏，其新附将帅之有功者亦如之。其次第皆朕所自定，至公而无私。如左丞相李善长，虽无汗马之劳，然事朕最久，供给军食，未尝乏缺。右丞相徐达，朕起兵时即从，征讨四方，摧强抚顺，劳绩居多。此二人者，已列公爵，宜进封大国，以示褒嘉。余悉据功定封。《书》云：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赏。今日所定，如爵不称德，赏不酬劳，卿等宜廷论之，无有后言。”诸将皆顿首悦服。遂颁行爵赏。

封公者六人：宣国公李善长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、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、中书左丞相，进封韩国公，食禄四千石。信国公徐达授开国抚辅运推诚宣力武臣、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傅、中书右丞相，进封魏国公，食禄五千石。绮帛各百匹。开平王常遇

---

---

春子常茂封郑国公，冯国胜封宋国公，李文忠封曹国公，邓愈封卫国公，俱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、特进荣禄大夫、右柱国，并食禄三千石，绮帛八十匹。封侯者二十八人：汤和封中山侯，唐胜宗封延安侯，陆仲亨封吉安侯，周德兴封江夏侯，华云龙封淮安侯，顾时封济宁侯，耿炳文封长兴侯，陈德封临江侯，郭兴封巩昌侯，王志原封六安侯，郑遇春封营阳侯，费聚封平凉侯，吴良封江阴侯，吴贞封靖海侯，赵庸封南雄侯，廖永忠封德庆侯，俞通源封南安侯，华高封广德侯，杨璟封荊阳侯，康铎封蕲春侯，朱亮祖封永嘉侯，傅友德封颍川侯，胡均美封豫章侯，韩政封东平侯，黄彬封宜春侯，曹良臣封宣宁侯，梅思祖封汝南侯，陆聚封河南侯，俱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、荣禄大夫、柱国，其食禄及绮帛各有差，并赐诰命铁券。

乃诏天下曰：“曩者有元失驭，海宇纷争。朕自布衣，奋身行伍，睹群雄之无力，遂率众渡江，抚太平，定建业，选将练兵，征讨四方者几二十年。荷皇天宗社之眷，山川百神之助，诸将效谋，六军用命，遂

---

致华夏清宁，蕃夷臣服，一统之业， 属予一人。今者班师振旅，定功封爵， 朕重念诸将士委身暴露艰苦之状， 欲加重赏， 则天下守镇之兵及京师护卫之士不下百万， 而民之资力有限， 是用计仓库之所储， 度民力之所具， 均其等第， 崇爵禄， 颁金帛， 以劳将臣。仍稽古制， 定勋爵， 俾其子孙世袭， 军士则各赏白金十两、钱六千。朕之此言， 通于天地， 昭布中外， 咸使闻知。” 乃大宴诸功臣。

宴罢， 因曰：“创业之际， 朕与卿等劳心苦力， 艰难多矣。今天下已定， 朕日理万机， 不敢斯须自逸。诚思天下大业， 以艰难得之， 必当以艰难守之。 卿等今皆安享爵位， 优游富贵， 不可忘艰难之时。人之常情， 每谨于忧患而忽于宴安， 然不知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也。明者能烛于未形， 昧者犹蔽于已著。 事未形犹可图之， 患已著则无及矣。 大抵人处富贵， 欲不可纵， 欲纵则奢， 情不可佚， 情佚则淫。 奢淫之至， 忧危乘之。 今日与卿等宴饮极欢， 恐天下定而忘其艰难， 故相戒勉也。”

---

明日，魏国公徐达率诸将诣阙谢。上退御华盖殿，赐达等侍坐，从容燕语曰：“今成一统之业，皆汝诸将功劳。”达等稽首曰：“臣等起自畎亩，际风云之会，每奉成算，出师致讨，其次第如指诸掌。及其成功，不差毫厘。此天赐陛下圣智，非臣等能与也。”上曰：“曩者四方纷乱，群雄竞起。朕与卿等初起乡土，本图自全，非有意于天下。及渡江以来，观群雄所为，强者不能自责，剽者喜于战斗，而皆无救人之心，徒为生民之患。其士诚、陈友谅尤为巨蠹。士诚恃其财富，则侈而无节，友谅恃其兵强，则暴而无恩。朕独无所恃，唯不嗜杀，布信义，守勤俭，所恃者卿等一心，共济艰危，故来者如归。尝与二寇相持，人有劝朕先击士诚，以为士诚切近，友谅稍远。若先击友谅，则士诚必乘我后，此亦一计。然不知友谅剽而轻，士诚狡而懦。友谅之志骄，士诚之器小。志骄则好生事，器小则无远图。故友谅有鄱阳之侵，与战宜速，吾知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也。向若先攻士诚，则姑苏之城并力坚守，友谅必空国而来，我将撤姑苏之师以御

---

---

之，是我疲于应敌。事有难易，此朕之所以取二寇固自有先后也。二寇既除，兵力有余，鼓行中原，宜无不如志。或劝朕荡平群寇，始取元都，若等又欲直捣元都，兼举陇蜀，皆未合朕意。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东，次及河、洛者，先声既震，幽蓟自倾。且朕亲驻大梁，潼关之兵者如张思道、李思齐、王保保皆百战之余，未肯遽降。急之，非北走元都则西走陇蜀，并力一隅，未易定也。故出其不意，反旆而北，元众胆落，不战而奔。然后西征，张、李二人望绝势穷，故不劳而克，惟王保保尤力战，以拒朕师。向使若等未下元都而先与之角力，彼人望未绝，困兽犹斗，声势相闻，胜负未可知也。事势与友谅、士诚又正相反。至于闽、广，传檄而定，区区巴、蜀，恃其险远，此特余事耳。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劳矣。”于是，达等皆顿首谢。

上又尝命廷臣试言元之所以亡与朕之所以兴。诚意伯刘基进曰：“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，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，腥膻之俗，天实厌之。况末主荒淫，法度隳坏，民困于贪残，恶得而不亡？陛下应天顺人

---

---

，神武不杀，救民于水火，所向无敌，恶得而不兴？”上曰：“当元之季，君宴安于上、臣跋扈于下，国用不经，征敛日促，水旱灾荒，频年不绝，天怒人怨，盗贼蜂起，群雄角逐，窃据州郡。朕初起兵，欲图自全，及兵力日盛，乃东征西讨，削除渠魁，开拓疆宇。当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。向使元君克畏天命，不自逸豫，其臣各尽乃职，孰敢骄横？天下豪杰焉能乘隙而起？朕取天下于群雄，不在元氏之手。今获其遗胤，朔漠清宁，自非天之降福，何以至此！《诗》云‘商之孙子，其丽不亿，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’。天命如此，其可畏哉。”